

待到雪化时

要知松高洁

青松挺且直

大雪压青松

赠同志

严冬过尽绽春蕾

莫道浮云终蔽日

一生系得几安危

二十年来是与非

革命将帅卷

陈毅



罗英才 著

- 张发奎“分共”了
找叶挺、贺龙军去
- 无论职位高低
“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 会昌之战——
第一次经受战火的考验
- 一个悲惨的决定
三河坝血战三昼夜
- 铁流三千里
敢做失败时的英雄
- 革命纪律铁面无私
别开生面的合作
- 湘南暴动举红旗
大军会师井冈山

青年革命
传统教育
系列丛书



革命将帅卷

陈 毅

罗英才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李 萍

封面设计：吕敬人

陈 毅

罗 英 才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辽宁金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5.25印张 2 插页 107千字

1992年7月北京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0册 定价2.20元

ISBN 7-5006-1151-X/G·254

一觉醒来不觉天已大亮。

透过树隙间射来的阳光照得耀眼，山雀啾啾地鸣叫着。陈毅这时才看清自己和肖劲原来躺在一个小山包的林间草地上。小山包脚下是一片开阔的庄稼地，水沟过去是绿树掩映的村舍，炊烟袅袅。一条不知通向何方的石板路从村舍边上经过。

昨天夜里是怎样鬼使神差地爬到这个小山包上的，陈毅实在无法想明白了。只依稀记得同肖劲一起逃离张发奎军队严密把守的九江城时，天空的一弯新月洒着清冷的光。一路上，都说兵变了，气氛紧张。为了避免落在土豪劣绅和反动民团的手里，他们不敢投宿住店，也无处搞东西吃，又饥又乏。好不容易捱到下半夜，饥肠辘辘，才意识到已有两天没有吃过一顿囫囵饭了。于是决计找一个小树林歇息一下，没想到一躺下竟睡得死去一般。

两人不禁相视而笑。

但笑得有些凄楚，有几分苦涩。

彼此望了望，一个上尉连长，一个准尉文书，身上穿着潮腻腻的灰布军服，只能在露天野地过夜，确实是又狼狈，又好笑。陈毅百感交集。

早在武汉出发时就有了应变的思想准备，却没料到情况会如此急转直下，如此糟糕。

这是一九二七年，一个大动乱的年代。先是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在上海、南京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接着汪精卫也步蒋介石的后尘，公开宣布“清党”。长江中游的武汉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不断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的左派分子被抓、被杀或无缘无故的失踪。共产党内的一些变节分子，可耻地向反动派投降，有的甚至公然助纣为虐，帮助国民党右派屠杀工农。报纸上不时出现“自白书”、“自首启事”、“脱离共产党声明”之类的文字。

陈毅所在的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人才荟萃之地，很多有志的革命青年来这里求学深造，从广州黄埔军校转来的部分学员也不乏真正的进步分子，因而这里曾被誉为革命的大本营。武汉政局的突然逆转，汪精卫之流容不得中央军校的存在，自然拿他们开刀。在汪精卫的严令下，先是军校女生队被解散，接着政治队被勒令提前毕业，最后将军校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受张发奎节制，干脆抹去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这一名字。

陈毅作为共产党派到中央军校的 secret 专职党委书记，与军校常务校务委员、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和军校政治部主任施存统组成校党委，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这时的党组织完全处于秘密状态，陈毅的公开身份是军校政治部的准尉文书。后来恽代英、施存统因故相继离开，陈毅毫不犹豫地接替了他们的工作，勇敢地领导军校的党组织迎接险恶形势的挑战，及时采取相应的应变措施。面对许多人被抓、被杀的

紧急情况，他设法把有的学员调到有共产党基础的叶挺的部队，让有的学员回家乡继续寻找革命道路，把没有暴露真实身份的人尽量隐蔽下来，为革命保存了大批力量。

陈毅的活动已经引起陶希圣这样的国民党右派分子^①的注意。为了保存辛苦聚集的革命有生力量，他不顾一切危险地留下来。他先准备在郭化若任连长的炮兵连隐蔽下来，后因郭化若炮兵连太显眼，不得不转移到肖劲所在的特务连，公开身份仍是准尉文书。

八月一日，教导团奉命“东征讨蒋”的前一天，陈毅特地从武昌到汉口，向好友陈梦云、胡兰畦及范英士等辞行。他们纵谈时局，各叙襟怀。陈毅说：“以前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

八月二日，教导团开拔。全团二千多人分乘一艘大客轮和多艘小火轮拖带的数十条大小木船，驶离武昌顺流而下。

事前陈毅只了解党内的大致意向：趁此次移师东征之机，开往江西九江、南昌等地待命，设法保存革命骨干，伺机参加武装起义。陈毅在党内作了布置。

不料，未等部队开拔就遇到了麻烦。

教导团从十多里外的南湖营房来到武昌江边码头时，受到了莫须有的刁难。团直机枪连有几挺崭新的重机枪被在码头上名为维持秩序，实为监视他们的十三军陈嘉佑的部队看上了，无故被强行扣留。那时教导团几位主要领导干部都是共产党员。陈毅同教导团副团长等人一起去向十三军抗议和

^① 陶希圣，施存统的秘书，后成为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曾为其代笔写《中国之命运》一书。

交涉。这一争执虽以十三军被迫还枪圆满解决，却耽误了出发时间。本来按行军计划应与装载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船队同时启航的，后来因警卫团先开走了，教导团竟晚开船近两个小时。这一时间差使这两支受共产党影响较大的武装力量走上了不同的历史道路：一个很快就近参加了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一个历尽劫难，四个多月以后参加了广州起义。而陈毅自己却赶上了南昌起义队伍，成为人民军队的创建人之一。

船队经过黄石港时，受到岸上何键部队鸣枪阻拦，强行扣留，说他们是共产党的部队，扣留他们是奉命而为。陈毅再次以随行人员身份随同团领导干部上岸交涉，据理力争，坚持是奉张发奎之命去九江归建的，要求尽快放行。后来，张发奎发来电报，证实教导团是去归建的，何键部队才准予放行。黄石受阻，耽搁一夜带大半个白天的航程，却意外得到一个重要消息。从交涉中隐约听出：南昌那边出事了，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已中途上岸，何键的部队正在追寻中。陈毅事先知道，叶挺、贺龙、朱德和恽代英等都在南昌，那边有共产党掌握的部队。据此判断：南昌已举行武装暴动。

船队继续航行。陈毅向可能联系上的党组织作了通报，要求他们静观事态发展，沉着应变。

八月四日船队到达九江，立刻使人感受到张发奎已明显右倾，形势严峻。

码头上戒备森严。他们的船分散在江面上，互相无法联络，也无法指挥，情况危急，只能上岸见机行事。

岸边一艘小艇向团部所在的大客轮驶来。艇上的士兵高声喊叫着：“同志们，张总指挥有命令，有枪的把枪放下，国共

分家了，你们把枪留在船上，徒手上岸集合！”

教导团毕竟不是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武装力量。这里的共产党组织完全处于秘密状态，无权直接发号司令。作为特务连的“准尉文书”，更没有指挥全团的权力。在这突然出现的紧急情况面前，为了尽可能保存骨干，只能沉着冷静，见机行事，舍此别无选择。

大小船只陆续靠岸。有人偷偷把枪丢进江水中。更多的人并没理睬徒手上岸集合的命令，仍旧背枪登岸，走过码头上如临大敌的持枪警戒的哨兵线时，倒也没有发生冲突。

队伍被带到九江总工会前的大草坪整队集合。

一切都是早有预谋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的一名军官面对教导团二千多名官兵组成的井然有序的队列，发布就地架枪的口令，然后一声“向后转，齐步走！”指挥队伍远远离开架枪的位置。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等一大批军官来到部队集合地点。全团听张发奎训话。

张发奎讲话的口气是平和的。首先声明要求教导团官兵们“放下武器”并不是故意为难大家，实在是因为共产党在南昌暴动了。说叶挺、贺龙不够朋友，带走了他好几个师，差一点把他的第二方面军搞垮。还说他张发奎虽不是共产党，但还是要革命的，和共产党是殊途同归。现在国共分家，他也要分一分，是共产党愿意跟叶、贺走的，他愿礼送出境，不加危害；不是共产党的，希望留下来同他一起“东征讨蒋”。他最后要求国共分一下，是共产党的站那一边，不是共产党的站这一边。

没有人动一动。气氛紧张。

张发奎平和的口气却掩盖不了一个严酷事实：第二方面军“分共”了，他们要把共产党员“礼送”出境；那些架在九江总工会前大草坪上的枪再也没有回到各自的手上来，教导团实际上已经被缴了枪。

陈毅连夜召集党内骨干分子开会，分析形势，商讨对策。一致认定：情况已趋明朗，南昌成功地举行了武装暴动，叶挺、贺龙已“带走了几个师”。张发奎已走向反动，但还不愿丢掉“革命的”政治招牌。最后研究决定：部分可能暴露身份的同志连夜秘密分散离开九江，到南昌去找叶挺、贺龙部队；部分同志设法回家乡搞农民运动；部分没有暴露身份的尽量继续隐蔽下来，以便保留骨干，继续做好这支党的基础较好的部队的工作，相机参加武装起义。

通过党员骨干迅速在党内作了传达。许多党员连夜潜出九江。未暴露身份的二百多名党员重新组成了支部，准备继续隐蔽下来。

特务连的三个排长都是党的同情分子，对陈毅一向有好感。他们看出陈毅想走，都劝他留下，诚恳地表示：“你是C. P. 分子，我们今后是要合作的。我们一定不会自相残杀。你在我们这儿不要紧。只要上面没有命令，我们决不会亏待你。上面要有命令，我们芝麻大的官也保不了你，你再走也不迟！”陈毅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留下来凶多吉少，决定星夜去南昌寻找叶、贺部队，实现他向往已久的投身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的愿望。特务连连长肖劲，也是共产党员，自告奋勇和他同行。

午夜以后，陈毅同肖劲一起机智地躲过层层岗哨，躲过路上可能遇到的麻烦，直奔九江东门出城。

叶、贺军在南昌，在九江正南，本来应该朝南走，为什么他们奔东门出城？这是两个富有经验的共产党员事先仔细商定的。九江到南昌，正常情况下，或是走南浔铁道，或是走南浔官道，都很便捷。但现在这两条路上很可能张发奎派人布置了盘查，可能危险性较大。所以他们不得不舍近求远。

他们出了九江东门径直朝东走，一气走出几十里。因为走得太仓卒，来不及换装。路上遇着的人，看见他们穿着军装，急慌慌地赶路，像躲瘟神一样避开他们。他们走呀，走呀，饥饿、疲困一齐向他们袭来，他们感到体力难支。这是多少天来极度紧张和缺少睡眠的结果。天快亮时，他们总算在大路边不远处发现一个暂时可以栖身的小山包，没想到一躺下竟睡得死去一般。

薄明中，看见了乘天凉出早工的农民，大路上也开始有人走动。

大白天两个身着军装的人躲藏在山上树林里，容易引起别人疑心。他们决计继续赶路。

睡了一觉，精神和体力都有很大恢复。行进速度大大加快。

陈毅心中有一本地图：再往东就是波光似镜的鄱阳湖，无路可去了。他们拐上了一条向南的岔道。

或许远离南浔路的关系，眼前一派祥和气氛。在一个小镇上，他们饱餐了一顿，一人买到一身便衣。他们打听到前头

不远便是鄱阳湖边的姑塘，还听说，那里常有不定期客船开南昌。这一意外消息使他俩喜出望外。

在小镇外一个树丛里，他们换上了刚刚买来的便衣，两人都成了买卖人模样，然后把换下来的军装塞进附近的田沟里。

又走了几十里。他们终于在姑塘赶上了正准备起航的小客船。

小客船是一艘长江中下游一带常见的木船，载的乘客不多。船傍着青山如黛的鄱阳湖西岸走，东边是水波连天的湖水，景色如画。陈毅却没有兴趣欣赏眼前秀美的景色。从他的神情看出，他正在想着心事。早在武汉时，他就知道朱德在南昌的地址，还知道另外几个党员的秘密联络地点。记得这年五月间，堂兄陈修和因病离开武汉军校准备去上海谋事时，他曾写了一封给朱玉阶的信让堂兄带着，以备急用。现在他惦记着南昌那边，惦记着叶、贺军，惦记着朱德、周恩来等党内同志，谋划着怎样同他们取得联系。这天是顺风，船行较快，进了赣江虽是逆水行舟，摇橹加背纤，船行也不慢。可陈毅总觉得不够快，恨不得插翅飞到南昌。

八月六日夜间到达南昌。

走上码头一看，满目兵荒马乱，大感意外。到处看不到叶、贺军的踪迹。昏黄的灯光下，只有张发奎的兵忙着清除墙上原有的标语，取下各种革命委员会的招牌。还看见一些当兵的押解着几个人推推搡搡地走过。大街小巷，关门闭户，行人稀少，无处询问情况。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张发奎的部队是前一天从九江坐火车来的，一到就公然取缔共产党，抓了许多人。叶、贺军已于两天前主动撤走，不知去向。

看来，原来知道的几个联络地点是不能去了。危机四伏，南昌城里不宜久留，必须赶在戒严前出城。

人过要留名，雁过要留声。他们不相信几万人的行动不留下一点蛛丝马迹，决心出城后继续打探消息。

他们终于探得一个消息：叶、贺军往抚州方向去了。部队是从南门出城的，过了两天两夜，张发奎部队进城那天清晨，最后一批才过完。对于这一有待证实的消息，颇费了一番思索：根据情况分析，叶、贺军十有八九可能奔广东方向。去广东怎么放着吉安、赣州的直路、近路不走，却要走抚州这条弯路、远路？莫非他们要绕道福建去广东？他们无法弄明白，决议循着抚州方向连夜追赶叶、贺军，边走边证实。

离开南昌大约三十里，迎面遇到一条大河。

在西斜的月光下，他们找到一条无篷的摆渡船，船上有人影活动。

走近一看，原来船上是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不见摆渡人。在交谈中，见这年轻人说话实在，他们便大胆地向他提出许多问题。

这位年轻人告诉他们，他是南昌学生联合会的。现在南昌城里乱得很，到处抓人，见了学生联合会的人也抓，只好跑到这儿躲起来，等过几天秩序恢复了再回去。叶挺、贺龙的部队八月三日起撤离南昌，今天早上还有部队撤出，还派人同学生联合会接洽，谈到他们要开抚州。他还告诉他们，这条河叫抚河，就是从抚州那边流来的，船的主人有事离开了，一会就回来。

彼此谈得很投契。陈毅他们以实言相告，说想去找叶、贺军，请帮忙搞点饭吃，找个地方歇一歇。年轻人爽快地应承下来。

船主人一会回来了。这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船夫，看去苍老而善良。年轻人低声地向他说了几句。他朝陈毅他们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示意他们上船。

船撑离岸边，向江心驶去，在江心小沙洲边停下来。黑沉沉的河面上跳动着碎银似的月影，周围万籁俱寂，象在梦境里一般。

这边陈毅他们刚刚在细软的沙滩上洗罢了凉水澡，那边饭菜已经做好了。他们围着船尾的小锅灶，端着大碗大碗的饭和菜，有滋有味地大嚼大吞起来。这一夜，陈毅他们在江心的小船上睡得沉稳而甜美，可以说这是几天来睡得最好的一觉。

第二天，老船夫送他们直到李家渡。分手时，他关照他们，此去抚州不太远了，路上地痞流氓甚多，还有民团关卡，须得时时留心。

路上多次碰到地痞流氓设卡盘查行人，名为维持治安，实为敲诈勒索。

这一天，他们来到一个三岔路口的瓜田边，见几个军官一边在树荫下挥扇纳凉，一边悠闲地啃着西瓜。陈毅使了个眼色，肖劲会意地到瓜田里向看瓜人买了一个大西瓜捧回来，边吃边同这几位军官天南海北地扯谈起来。他们发现这些军官充满怨气，一个个愤愤不平，怨天尤人。

原来这些军官属于蔡廷锴的第十师。蔡廷锴是国民革命

军第十一军第十师的师长，因为对于参加南昌起义并不那么心甘情愿，曾被叶挺一度扣留。后来经过耐心做工作，加上该师部分营连干部中的共产党员的积极推动，他才被迫带领全师参加起义。当时有人建议撤换蔡廷锴，改由共产党员担任师长一职。叶挺碍于老朋友的情面，未予采纳。起义军退出南昌时，该师随军跟进。他们沿着抚河走了一阵，后来忽然朝东一拐，与起义军分道扬镳了。部队被带到了进贤，由共产党组织掌握的主力团第三十团被缴械，许多共产党员和党的同情分子被“礼送”出境，随后向闽浙交界方向开去。这几位军官就是这次被“礼送”出来的。

陈毅并不隐讳自己的政治态度。他说，他和肖劲就是为追赶叶、贺军而来的，~~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设法找到他们，并劝说他们也~~来追随叶、贺军投身革命武装斗争~~。他的诚恳态度赢得了~~这些军官的好感~~也起到了影响他们的作用。

八月七日傍晚，~~陈毅和肖劲~~在抚河渡口赶上了几天来日夜盼望的起义军，使~~他们和肖劲~~和~~肖劲~~渡口边拥挤着不少军人和民夫等待过河。~~肖劲~~升起点点灯火。他们已打听到叶、贺军的指挥部就在对岸抚州城中。他们的心早已飞到了对岸。

当他们踏上拥挤的渡船时，兴奋之情难以言状。此时此刻，他们象漂泊的游子，归心似箭，既激动又焦急。

船一靠岸他们就向城里奔去。抚州城简直成了一座兵营，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军人。

按照别人的指点，他们很快找到了起义军指挥部——军

事参谋团，指名要见叶挺、贺龙、周恩来和朱德等领导人，并报了各自的姓名。

前去通报的那位年轻军官以惊奇的目光打量着这两位立即受到起义军最高领导人接见的身着便衣的不速之客。他们被领着穿过一个大店堂来到后面的大宅院。大宅院由正房和几间厢房组成。参谋人员脸色庄重、脚步轻捷地进进出出。雪亮的汽油灯下，有的人围着桌上摊开的军用地图比划着、计算着，有的人压低嗓门讨论着什么，神态严肃。

他们被领进一间灯光明亮的像客厅一样的房间里，见到了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军事参谋团主任周恩来和军事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

一年前，经朱德引荐陈毅初次结识了久负盛名的川中名将刘伯承，并共同策划了顺泸起义。陈毅同周恩来的相识甚至还要追溯到更远的留法勤工俭学时期。那时他们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秘密卖国大借款和为留法勤工俭学生争回求学权的斗争中曾互相配合和支持过。就在半年前，周恩来还派他前往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并亲自同他谈话布置任务。他们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喜悦中。陈毅把肖劲介绍给了两位领导人，并详细汇报了从中央军校到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的一系列情况。

周恩来和刘伯承十分认真地听取他们的汇报，对教导团被缴枪后的处境深表关切，也简要介绍了南昌起义和叶挺、贺龙、朱德等领导人的情况。

陈毅、肖劲讲了急于投身革命武装斗争的迫切心情，请求组织尽快分配工作。

周恩来想了想说：“明天部队就要向宜黄进发，出发前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一定尽快给你们分配工作。”

刘伯承也说：“工作有得你们做的。好，你们的肚子唱空城计了吧，先吃饭去。”随即招呼副官领他们去吃饭，给他们换军衣和安排住处。

吃过饭，副官给他俩捧来两身新军装。这跟他们在武汉时的布料青灰色单军装，青灰色有遮檐的大盖军帽和皮腰带没有什么不同。可今天穿戴起来却有一种无比荣耀的感觉。

陈毅沉浸在兴奋和激动之中，约上肖劲上夜市看看。

已是夜晚九、十点钟，街上依然人来人往，很是热闹。尤其是几处繁盛地段，店铺密集，月色灯光交相辉映，人头攒动，更显得热闹非凡。据街上的人说，如此盛况在平日是极为少见的。

陈毅看着满街的兵，想起两天前在南昌时的情景，那时也是满街的兵。两种兵，外形几乎完全一样，如今却有了质的不同。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不正是因为这支军队有共产党的领导，真正代表了工农大众的利益吗？所以群众对部队的态度很快由惧怕、躲避到逐渐接近和亲近起来。

陈毅记起周恩来、刘伯承介绍南昌起义时说过的话，禁不住热血沸腾，跃跃欲试。是的，起义军虽然号称好几个师，但人数还不够多，实际上不过二万多人。然而都是一批叱咤风云的人物，其中有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的第十一军，辖第二十四师、二十五师；有贺龙任军长、廖乾吾任党代表的第二十军；有朱德任副军长的第九军，总计十六个团又四个营。更贵重的，这毕竟是共产党指挥的，不受任何新老军阀掣

肘的一支武装。过去，因为共产党没有这样的一支武装，人民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最底层，泪流成河，血流成河。北京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卫队枪杀爱国民众的枪声，英国兵舰疯狂炮轰万县引起的熊熊大火，教导团一到九江就被张发奎全部缴枪的惨痛教训，一桩桩、一件件，刻骨铭心，都是因为共产党和工农大众手里没有掌握枪杆子。早在四川万县策动四川军阀杨森还击英国兵舰的挑衅以后，朱德就说过，他非常想有一支共产党的队伍，可以放开手脚“伸伸展展地干”。陈毅也曾呼吁要有自己的武装。在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北京《京报》副刊《谁是救国的主力军》一文中，陈毅大声疾呼：“直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宰割的，只有工人和农人。”“工人与帝国主义者肩背相摩，剧战随时可以爆发。农民们则直接间接都受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宰割。所以我说工人和农人是救国的主力军。”

何以工人和农人是救国的主力军？在同一篇文章中，陈毅以在北京西山一带乡村讲演为例，作了极为深刻而通俗的阐述。他痛切地写道：“现在的米面价钱一天贵一天，而且是永远贵下去。就是说我们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艰难起来。我们凭这一点也要起来自救！你们试看到中国来的外国人谁个不阔绰。坐汽车，修高房，穿好衣服，吃好食品，然而我们同胞则面黄肌瘦，无可为生。这便是外国强盗们抢了我们。中国的军阀与强盗勾结，来抢我们。现在强盗不但抢我们，公然在上海、汉口、沙面、安东杀起我们的人来。所以大家要知道，外国强盗害我们的方法很多。最毒的莫过用货物赚钱使我们的生计困苦，使我们必得贫穷而死。如若我们反抗，他们便用武力